



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

文 / 张岂之

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。在很长时间里,一提到天人关系,人们就会想起“天人合一”,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达。这个看法值得商榷。“天人合一”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《春秋繁露》: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。按其思想体系,这种提法其实是“天人感应”论的一种表述,认为天、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,天主宰人事,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,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。

我国古代思想家对“天”的认识,大概始于夏、商时期。从西周时起,“天”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:一种是天命、天神,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。以《周易》的经文为例,其中有些对“天”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、天象,但多数是关于天命、天神的记载。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《尚书》,其中“天命”一词比比皆是。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,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。

思想上的这种变化,首先见于兵家著作。齐国军事家孙武在《孙子兵法》中首次提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理念。他说的“天时”,指阴阳、寒暑、四时等自然现象;“地利”指路途远近、面积大小、形势险易、环境利弊等方面;“人和”指得民心、得民力、上下同心同德。《孙子兵法》认为,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,才能取得战争胜利。

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,天时、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,而人和最为重要。战国时的兵家著作《尉缭子》也认为,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。战国末期道家的《十大经》(古佚书)把知人事作为知天时、地利的中心环节。由此可见,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,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,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。

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,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

人相分的观点,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,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,寻求“和”而否定“同”。“和”是多样性的统一,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;而“同”是排除矛盾的一致,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。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《天论》,把这个道理阐述得深刻而清晰。荀子在《天论》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文字:“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。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。修(循)道而不贰,则天不能祸。”认为抓住农业这个根本,厉行节约,天就不能使人贫困;有充分的养生之资,并按照季节开展农事,天就不能使人患病;遵循农业生产本身的法则而行动,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患。可见,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。他又说,“错人而思天,则失万物之情”,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,只是祈求天的恩赐,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相背离。基于上述分析,荀子

认为:“明于天人之分,则可谓至人矣。”意思是说,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,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

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,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。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,才产生了天人之学(探讨什么是天、什么是人、人与天有何关系)、变易之学(探讨世界万物变化的道理)、为人之学(即人的道德伦理标准)、会通之学(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胸怀),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。在这方面,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,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东汉的王充、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。历史上的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,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,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,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,只是变换了形式。

哑表哥

文 / 成新平

听父辈们说,哑表哥是个苦命人,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也曾有过自己的梦。他以前能说话,6岁时一场大病,高烧数日不退,农村缺医少药,耽误了病情,后来不能说话,耳朵也聋了。从此,他“耳不听,心不烦”,进入了一个“特殊世界”。9岁时,他爹去世,后随母改嫁到湘江对岸衡山县新场市乡安家落户。

记得那年春节,我正在家中烤火,突然吱呀一声,门开了,进来一个人,是哑表哥,他大早就过江拜年来了,我连忙放炮迎接。他当时只有30来岁,风华正茂,头发油光闪亮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

哑表哥双手作揖,嘿嘿地笑了笑,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电影女明星图画,对我挤眉弄眼,哇啦哇啦地伸出两个指头,意思是祝我找个老婆有墙上的美女般漂亮。猛然,他看见了挂在墙壁正中的毛主席像,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,直奔过去,天真地笑着,露出了一排被烟熏黑了的牙齿,然后,拍拍身上的灰,毕恭毕敬地向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。他

踮起脚尖,对毛主席伸出大拇指——意思是毛主席最伟大,又用手飞快地画了两个圈——全中国全世界数他最伟大。突然,哑表哥嘴巴不停地哑着,神情顿时严肃了起来,他双眼一闭,双手向后一伸,翻挺着身子——指毛主席逝世了。随即,他擦了擦眼睛——表示他哭了。又站起身子,深深地朝毛主席像又鞠了三个躬,表示他对毛主席的崇敬。

听说哑表哥练就了一身硬功夫,他用嘴巴咬扁担,无人能将扁担从他口中抽走。我便从门背后拿来一根扁担,叫他咬紧,让我抽,他“嗷嗷”大叫,用力摇摆那蒲扇般的大手,指着自已两颗缺了的门牙。原来,他的门牙脱了两颗,像打开了一扇大门,他继续做着将扁担旋转的动作,手从嘴巴摸至下巴,表示出了许多血。有人“翻译”说:有一回,也是这样,说好了抽,可对方不讲规矩,将扁担猛地一拧,将他的门牙拧断了。他睁大发红的眼睛,欲哭无泪,却无可奈何,只是一拳朝空中打去,发泄心中的愤懑,只有“打

掉牙齿和血吞”,真是“哑巴呷黄连——有苦难言”。他对我又摇了摇手——表示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他再也不干咬扁担的事了。

他的动作是那么麻利,表演是那样传神,哑语是那么到位,委屈是那么深重,几乎任何人都能心领神会。但他有话不能说,有冤无处诉,有理讲不出,心里急得像有一把火在烧。我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。我估计,哑巴受的欺负远远不止这些。

为缓和气氛,我挽起衣袖,示意与他掰手腕。他高兴地将衣袖挽起来,露出股股结实的肌肉。他烟头一吐,点点头,意思叫我用力。“一、二、三”,有人鼓起了巴掌,我铆足劲,涨红了脸,与他较上了劲。我哪是他的对手,没撑多久就支持不住了,我喘了一口气,只得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向他求饶——他胜利了。他赶快松开手,依然对我憨厚地笑笑……

哑表哥身强力壮,聪明能干,吃苦耐劳,屋里屋外的事,被他弄得井井有条,他孝敬姑父姑母,

疼爱侄子外甥。20年前,我的小孩刚出生几个月,胖乎乎的,眼睛晶亮晶亮。他哇啦哇啦地用哑语与孩子“交谈”,并伸出大拇指,称孩子长得好,硬塞给孩子10元钱,我们不要,他撒腿就跑,我追了几里路都没赶上……

10年前,听说哑表哥在外打工时被染上了肺结核,老是咳血,身体日渐消瘦,后来成了个只能吃饭,不能干活的“废人”。我先后几次拿钱给他治病,但“远水不能救近火”。如今,哑表哥快60岁了,皮肤多了皱纹少了血色,一张黑瘦黑瘦的脸,如同一片霜打过的枯黄树叶。

他用双手灵巧地打着不同的手势,对我“诉说”着心中的渴望:老有所养,病有所医,残有所靠……

哑巴是一个“弱势群体”,有着自己的需求与梦想。由于生理上的缺陷,很少有人关注他们,他们的身心经常受到伤害,渴望过一种平等的正常人生活。愿哑表哥的未来不是梦。

石堰坪

文 / 蒋献辉

石堰坪为张家界留住乡愁的代表,早几年我去过一次。如果喜爱原味原汁的吊脚楼,此地保管甚好。地处永定最南边,离桃源牛车河、沅陵五强溪最近。顺着一条叫上淤溪的清亮小溪走,数丈高的大柳树长满河两岸,隐约还可欣赏到崖壁上悬棺方形的孔洞痕迹。

上淤溪转弯继续远行。道路却忽然右转,翻过一道山垭,眼前豁然展现出一方小小的平地,有良田数十亩,有吊脚楼十数栋。无数摄影爱好者,在春天里油菜花盛开,在夏秋之交稻谷发黄之时,站在半山腰取景拍照最好。这时田畴四面皆被云雾缭绕,若干或新或旧的吊脚楼错落有致,或绕山而居,或点缀在田中央。

我到访在秋收后。失水的田里这时已空无一物。稻草堆垛在地头,或就木头青瓦搭建的猪栏牛栏边一棵干死的枯树,均刻意塑成纺锤形状。黄牛或者水牛就拴在稻草旁边,不紧不慢反刍咀嚼,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。

特意安排一些农耕节目来与人欣赏。我只对打碓亲近有印象。只见六七个一色土家打扮的男女在土碓场上亮相,男人头缠深色汗巾,上身深色镶花对襟褂,深色镶花边撒脚裤,脚底一双穿耳草鞋;女人打扮略为不同,不过头包花帕,细碎蓝花上衣,一抹精致镶花小围裙,也是深色镶边撒脚裤,着平底烂鞋。看他们几个人牵着绳索,把一块套着耳子的碌碡,在碓场上抛上压下尽情表演打碓。

记得未成年时,看父母们长年累月修河堤。“小妹子哟”,粗狂的打碓歌,我可能误听成了“小妹子祸害”,小妹子怎么成了祸害呢。我那时还年幼,自然百思不得其解,所以至今就只牢牢记住这一句下里巴人。一块几十斤重的圆盘大块石,被几条索子束缚,经人之力抛上抛下被驯服得服服帖帖,松软的黄土就在插科打诨的碓歌声中一遍一遍被夯实。后来,经历了无数回大水,河堤现在还完好如初。

山中夜色上来早,吊脚楼中渐次发出微弱的光芒,看上去黑乎乎一片。我们人都倦了,该说的话也说完了,几个人便被打发上楼歇息。

第一回住吊脚楼。楼板并不牢实,走上去吱吱打晃。床竟然还是古色古香的雕花滴水床,细碎蓝花被面,底下垫着软和的稻草。我睡在上面总感觉不踏实,合眼活怕数十上百年前原来的主人,静静地站在床头边,眼睁睁地看着你,并且发出无声的嘀咕。整夜翻来覆去不能安睡,到夜深人静时,虫声稀落,偶尔听到狗在远处吠叫。

其实,石堰坪还有若干习以为常的习俗,与土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,我作为土家人,也时时受其濡染。如家家必设火炕,方便熏炕腊肉、香肠、血豆腐之类腊货。

婚丧嫁娶与全国各地大为不同。如哭嫁、哭姐妹(现在会哭的姑娘极少)。不作兴骂媒人,三代不忘媒恩,媒人要以上大人客气看待。如果死人了,忌讳说“死”,要说“老”。人归天后,必走下床、开路、散花、扬幡、挂榜、绕棺、辞灵、烧灵屋、破血池等一应仪式,才能顺顺利利到达西天。犯冲之日不能出柩,一切听从道士安排,阔绰人家甚至要停放五到七天。

土家习俗千百年沿承,未免泥沙俱下。好的要倡导,糟粕要扬弃。婚丧嫁娶,彩礼攀比之风愈演愈烈;老了人,“祀鬼神,活道人”,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。经济最拮据的人家,大张旗鼓停一日灵也靡费甚巨。乡村要振兴,新风也要倡导,破除婚丧喜事陋习,或为重要的一环。